



“我从来不收藏书画，我觉得是挺俗气的事情。”

长沙。39℃。同升湖别墅区。绿荫的遮阳棚，木架子下窜出两只大狗，在紧闭的铁门后咆哮。坐驾奥迪A4停在院内。门铃按了几次，请来做饭、打扫的阿姨出房门问询，将狗带离拴好。

大兵正在忙着讲电话，抽空从房内探出一半身子，示意我们进屋内谈。

入户换拖鞋，常有客人来的样子，备了几双凉拖鞋，地板擦得一尘不染。

大兵走在前面，有客人来，才打开屋内的空调，期间很繁忙，一直不断有不同的人打电话来，饭局，应酬，推不掉，理还乱。

“我喜欢四季过成四季的样子。比如夏天，长沙很热，过日子就得享受热，热才是夏天的感觉。一天到晚总在空调房里，感觉不到热，不出汗，我觉得不自然，容易生病。”大兵气定神闲的看着汗流浹背的我们，笑着说，“夏天每天最热的时候我会在露台跑步机上跑步，就为了出汗。”穿着简单白T恤，蓝色短裤，居家拖鞋的大兵随即坐在了沙发上，很自然的把腿盘起来，“每天我都会打坐半小时，静修，冥想。只要有空的话。”

【房内，墙壁上挂着大幅国画，画的是葡萄成熟时；墙角摆着红瓷花瓶，一副蓝色哑铃躺在地板上，干净，没有灰；另一角摆的是装饰性国际象棋，欧式的小干花；小茶几上有一副扇装饰品，刻的是大悲咒……】

“我从来不收藏书画作品，我要是动了心思去收名人字画，赖也能赖到不少。像李立老师，喜欢看我的相声，要给我刻个章子，我当时回绝了，说‘我还年轻，用不着这个’，现在真是后悔死了。不过后来我还是从李立老师那里赖了幅画来。”大兵一说到这，眯缝眼便露出狡黠的滑头神色，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，这时候的他，才有点像平时大众眼里耳熟能详的“笑星”。

他一边说话，一边示意我们不要拍他打坐的模样，“别拍我打坐，免得像装神弄鬼。”顿了顿，他把两个靠垫都压在了屁股下，尽可能让自己坐得舒服一些，“很多人总觉得物质是实在的，字啊，画啊，摸得着看得见的就值钱。其实不是，物质跟思想比，都是虚的。脑袋里的东西才是真正值钱的。就像我总觉得下一个作品会更好，书画家也是一样，下一幅书画会更好。所以我不收藏，我觉得收藏是个挺俗气的事儿。”

大兵：我的痛苦是无解的

■文/周科 图/范远志



别人猜不到大兵也会看这些书：《时间简史》、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》、《六祖法宝经浅释》

“我不在意非议，我就怕没人议论。”

已经41岁的他，和几年前的媒体公众形象有些不同。似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嘴上跑马，乖张狂狂，没遮没拦的“化生子”。想把一些话说得尽可能圆满，以“我从来不评价别人”作为万金油挡箭牌。他似乎“懂事”了不少。

“四十不惑”的大兵，回忆起一路走来好评与非议，说，“其实我这一路走得挺顺。顺利并不是指没有吃过苦没有受过累没有挨过骂，而是一路来都过得很明白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努力，而后就真的得到了。我不在意非议，我只怕没人议论。人常说‘宁得罪君子，莫得罪小人’，我觉得不是，小人是没法防的，我不怕得罪小人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理。你搭理了，就伤害了自己，不搭理，受伤的是小人。”

很多人对大兵的印象就是“野路子”，“歌厅出身”，“说荤段子出名”，但其实大兵的履历表挺科班：长沙市一中毕业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，随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政治部演出队工作，做过长沙人民广播电台的DJ，当过一年待业青年，为了攒钱买一部24寸彩电开始在歌厅跑场，没想到靠一张嘴皮子为他赢得的远超过预期。

上过春晚，名气开始影响湖南省之外，一度不想再回歌厅，想一心发展相声剧场的大兵，带出了个“笑工厂”之后，把剧场留给了那帮80后的年轻人，而自己又开始回到歌厅。“只要有空，我每天都会去琴岛表演。再回歌厅是我权衡很久之后做出的决定。我觉得站得高，要立得稳，扎得深，想做人民的艺术家，还是得回到人民群众中去。现在我主要是在忙外地演出，我的名气在省外比在省内大，这也是很多人说的墙内开花墙外香。以前我写相声，靠的是量，得混饭吃啊，现在我可以不写，要写就要写让自己有满足感的，写出来让自己得意的作品，我现在得靠质取胜。以前我一个月能写10个段子，现在我1年能写2个段子就不错了，每个段子都是我的世界观的一次改变、提升、转化，1年能有2次已经非常不错了。”

但是，作为娱乐之都长沙夜生活的笑料贡献者，大兵却称：“我不喜欢‘夜生活’这个字眼，我没有‘夜生活’。我从来不去卡拉OK唱那些个口水歌，我学音乐出身的，看不上那些。我喜欢听帕瓦罗蒂、交响乐，古典的东西，还听迈克·杰克逊，我觉得迈克·杰克逊才是流行乐中的经典。我也不泡吧，以前烟啊酒啊都来得，现在戒了。每天晚上我都在表演，工作到11点，回来就睡觉。我的生活都在白天，起床起得很早。”

“不愿受这累就别赚这个钱。受不了你下来，多少人盯着，累死都愿意。”

采访过程中，大兵的手机一直不停的在响，他不断的说着对不起，熟练地回着短信，嘴里还念叨着“这短信得回，不然怕得罪人。”最终还是拨了个电话：“卫星啊，帮我去招呼下X爷，账记在公司上。我这正跟名记聊天呐，晚点过去。”那头不依不饶，大兵便答：“我待会过去。不要等我。我跟名记聊天你吃啥醋啊。我说了，待会过去。不要等我。”末了挂掉电话，摇摇头说，“没办法。谁叫你吃的是这碗饭呢，忙死累死应酬死是你活该，受不了你下来，你不干，多少人盯着，累死都愿意。不愿受这累就别赚这个钱！人总是有欲望的，赚了一百万就想赚两百万，能不累么？”

便是这样，手机仍旧上演“夺命连环扩”，业务繁忙的大兵最终选择了，“让它响去吧。除了记者，还有谁会来跟我聊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呢。”言谈间有难得一见的落寞。

“是朋友，也不会聊这些吗？”我问。大兵把自己斜躺进沙发里，双手枕着头，摇了摇，“不会。这年头，你跟朋友说你孤独？说你恐惧？说你想通过相声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？谁不孤独，谁不恐惧，谁对你的价值观感兴趣？”

“那你最怕的是什么？”大兵想了想，说，“我最怕的就是不能控制自己，我有时候想，现在要是忽然偏瘫了，动不了，不能在站在舞台上了，想去哪儿都不行了，那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人都是有不安全感的，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。说不定哪天你就下来了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肉嘟嘟的小松狮犬跑了过来，拼命摇着尾巴，我于是问：“有人说养猫的人喜欢付出爱，养狗的人喜欢得到爱。你养德牧和拉布拉多犬，还有小松狮犬。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？”小松狮犬蹭着大兵的腿，吐着舌头，撒娇，大兵笑着摸摸它，说：“小时候我养过一只猫，花了很多心思。后来那猫跑了。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再也没有养过小动物。现在这院子大，就弄了两大狗看家。松狮是我女儿的。我的德牧叫天虎，还专门送去训练学校学过一些把戏。我喜欢狗的忠诚，家里都是我带狗出去溜达。但我已经忙得很久都没空搭理它们了。”



大兵站在别墅二楼露台，说“高处不胜寒，只有一览众山小的时候，才稍稍觉得不错。”